天問

讀馬森「生活在瓶中」

亮軒

「生活在瓶中」，書名乍看之下，頗有幾分不知所云之感。這是選擇了書裏最長的一篇作品之題爲名的，不過與全書的題旨也十分的符合。作者對於人生的看法，恐怕也逃不出這一句話涵蓋的範疇，我們可以察覺到，作者總覺得人生一世，無論怎麼掙扎游走，却也僅如瓶中的一個小生命，有其不可超越的極限。

誰也無權說這就是生命的定義，但誰都有權爲生命下他自己的定義，當然，只要是下定義，就不可以亂來，必需透過尖銳的經驗、深沉的思考、辛苦的創作，他的看法才能具備說服的力量。

馬森的這本書篇幅不多，總共只有七個小篇一個

大篇，那一個大篇却佔了全書一半以上的份量。作品完成的時間，大部份都沒有標明。開始的時候有一篇「代序」，何以這篇「懷念在巴黎的那段日子」可以稱爲代序，也看不出一定的道理，我們只能說是全書每一篇作品都與巴黎有關。其實那篇代序本身是一篇很動人的作品，不算它是序也未嘗不可。於細心的讀者而言，遍書尋不着每篇作品完成的時間，是很可惜的事，畢竟個人的年齡與創作有很重要的關係，而時代也是創作者難以遁逃的「瓶子」。

海外留學生之中，從事於文學創作者很多，馬森予人的印象却略有不同。他的作品中讓人嗅不出學院派的氣氛，最重要的原因當與其取材有關。因爲在別人的作品中常見學校生活的影子，也就表示，許多作者的自我意識比較强烈，這也沒有什麼不好，不過在比較之下，馬森體驗事物的範圍當然比較廣濶。另外還有一點，馬森的作品並不常常以中國人爲核心，八篇作品中，不以中國人爲主角的有六篇之多，餘下來的兩篇，是「老于的故事」跟「生活在瓶中」，可以推想得出，這兩篇作品比較容易引起讀者的注意，但這恐怕不是作者的本意。在「人類」一詞項下，進一步的分類越多，我們不必要的困惑也可能越多。我們不妨留意一下中國人以外的那些人，如法國的小農、安娜、加特琳、碧姬、娜娜奶奶他們，我們很快的會發現到，他們也有跟我們一樣的喜怒哀樂，他們也跟所有的人一樣，有值得敬重的地方，有需要同情的地方，一個藝術的創作者，常常需要以悲憫爲創作的原動力，但是悲憫是裝不來的，人間最令人難耐的形狀，就是假意慈悲。作者的悲憫不是裝的，在巴黎這樣大的一個國際都市裏，他有機會看到形形色色的人，以一位立志追尋藝事奧秘的學生身份，他更有機會從各個不同的層次、相異的角度，去考量每一片看似平凡的浮光掠影。個人的坎坷與迷惑，也可以推到別人，別人的哀愁無奈，也可感應到自身，交相輾轉，點滴品味，自能融滙出充滿了悲憫情懷與浪漫氣息的篇章。

由於人生之多樣，使得人也變成一種撲朔迷離的生物。有很多人，他們或者因爲受不了迷惑不斷的折磨，於是及早的抓住了一小片他們自己名之爲肯定的東西。也有很多人，因爲生活的繁瑣，現實的催迫，使他們日漸遠離那根本的迷惑，而陷入另一層面的迷

惑，他們迷惑於爲什麼不能發財、不能升官等問題。有少部份的人，他們却一生飄泊在最最根本的迷惑中，儘管他們年事增長，閱歷加深、甚而表面上也有相當程度的世故。所謂根本的迷惑是什麼？應該是：我們爲什麼要到這世界上來？人的價值何在？生命何以珍貴？刹那永恆何所指？

縱然有了無數的博物館、無數的思想家，也沒有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，連「可能性」都沒有。這些問題彷彿生來只是讓人不斷的問的，而不斷問着、全力問着、不顧生死的問着的人，他們，該是藝術家。

八篇作品中，簡單的說，也就是不斷的提出如上的問題吧？

雖然有很多篇講的是法國人還是什麼人，反正不是中國人的故事，但是作者的筆觸却沒有洋味，也許比國內的一些作者更土氣些——就是更「中國」些。這一點證明了作者的語文駕馭能力，也顯出他對描述對象有較深刻的體驗。把外國體材用中國味道來處理的先例是有的，容易犯的毛病是，讓你覺得太土了，土得你沒法相信那個故事不在中國的鄉下而在紐約。馬森沒有掉到這一個矯枉過正的陷阱中去，倒很難得。他不用泛着牛油味道的中文字眼裝點外國題材，一則是功夫好，再則操守也不錯。

其實作者也非有意的要如何「中國」，這樣的筆觸，大概是自然流露的成分多。仔細的把成段成篇的文字拆開來看，他的文字竟十分平淡，很難見到驚人之筆。他側重以事象展示人前，縱有傾訴，也彷彿知友共話，沒有咬文嚼字的必要。精雕細琢的文字容易引起讚嘆，但論到說服力，却要屬樸質平淡佔上風。前者易於表現優點，後者易於顯露缺點，因此到了相當程度，駕馭平凡反而需要更多的鍛鍊。我們以這個標準看「生活在瓶中」，就會發現作者對於駕馭平凡着實下過苦功的。「法國的小農生活」，描述的是任何一個法國人，或者是住在法國的有心人，都可以接觸到、認識到的事，「老于的故事」比較有戲劇性，因爲一個土包子從浙江青田到巴黎一住四十年，不能不有戲劇性，但是這個戲劇性中見不到作者故意劍拔弩張的氣味，作者把老于的一生娓娓道來，恍若前朝舊事，反而增加了悲劇性的壓力。「碧姬的迷惘」，是一對以第二人稱寫下的一封信，能够裝載的東西當然有限。「娜娜奶奶」寫的是一個老管家婆的老境。

他們都是巴黎街頭巷尾常常可以遇見的人吧？這些人當中，有的連一個中國朋友都沒有吧？而透過作者，我們却覺得這些遠在天邊的朋友近在眼前，好像已經交往了多年一樣。

「安娜的夢」與「野鴨」是剪裁方式比較特殊的兩個短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兩個故事的戲劇性是因其剪裁安排的技巧而來，不宜解釋作故事本身已必定包含了戲劇性。事實上作者也在追求這個效果。人間的事，「就是那麼一回事」，如果用好奇的眼光看，件件事都充滿着炫奇，假如要漠然，任何一件事都不值一提。能够把平凡化爲炫奇，主要的不在於無端誇大，故弄玄虛，而是以本身的訓練，對「不過如此」的事象，加以剪裁安排，使其呈現出作者獨特的風貌與詮釋作用。「安娜的夢」與「野鴨」兩篇都是不到結尾處便不能一窺全豹的結構。小說的起始、發展、結尾，與事實可能的脈絡完全是兩回事，設想這兩則故事，平舖直敍以下，才是眞正的不知所云呢。

「生活在瓶中」的這一篇，既然已經佔了大半本書，也就宜乎單獨討論一下。

「老于的故事」寫的是上一代的移民，他們是一羣無所有甚或一無所知的人，飄泊海外，他們無所謂追求什麼，只圖一個可以糊口堪足溫飽的生活而已，不必說法蘭西怎麼個寫法他們不曉得，即便是中國的中字，也未必識得。但就這樣的度過了幾十年，有一些想法，是無論如何也甩不掉，有一些習慣，不想改，也改不掉。好像他們註定的是中國人，但除此一項外，一切都是偶然，生命是一大串奇形怪狀的偶然串連起來的。

「生活在瓶中」，寫的是這一代的移民，他們大多都受過高等教育，有執着，有理想。他們的認識遠超過上一代，他們也絕不以溫飽爲滿足，甚至於他們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。他們的自覺性很高，而且生活的圈子遠比上一代的移民開濶。我們怎麼看也找不出新的一代跟老的一代的相似之處，但是他們兩者之間有一點是相同的，那就是他們都在飄泊掙扎中輾轉浮沉，都有鄉愁，也許自覺性高的，痛苦反而深刻。

「生活在瓶中」大可單獨成爲一册書，因爲筆觸與風格跟其他幾篇都有不同。把這篇作品跟其他作品放在一起，原因不外乎兩端：篇幅不足，或者是這一類的作品作者不想再寫了。這兩種理由都站不住脚，

篇幅本無定規，一般講，只要作品好，依然有其市場。字數多寡，不是決定銷路的唯一條件，照目前的情形看，也許連「重要條件」都當不上。作者如果不想再寫這一類的作品，尤其應當珍惜過去寫過的，不宜拿來充篇幅。

也許由於作者本身的經驗之故，這篇作品的描述比較細膩，而且情緒比較强烈，不若其他作品之冷凝。

我們看到的是一篇小傳，重點在於心路歷程。恍如一則「愛麗斯夢遊」，一位昂揚奮發豪氣干雲的少年，經歷了許多的悲歡，他不停的自省省人，由肯定而懷疑，由懷疑而絕望。時間與空間的轉換，類似電影化了的意識流，然而並未流於深晦。行文間透出作者下筆不能自休的激情，如果我們不考究小說的客觀定義何在，只問作品動人的程度如何，這篇作品倒能煽起少年人的浪漫情懷，中年人的熱切回憶，老年人的唏噓感慨。既然「生活在瓶中」，既然在瓶中奮力的掙扎向上，整篇作品描述的也就類乎於浮雲遊子的天問了。

無論我們的想法如何，人生中還是有擺脫不掉的責任，每一個動機都能觸發爲行爲，每一個行爲都會帶來另一個生命歷程的基因。可憐的人類常就在不知不覺中自己綑綁了自己，終至不可自拔的絕望。主人公在一團迷亂中，身不由主的以生命來贖生命的罪。最後他什麼都沒有了，他只知追尋那在偶然間使一位他不愛的少女懷孕而生下的孩子。他只意識到如果在這世界上還有一點讓他生存下去的理由，則必然是孩子與孩子的母親，然而，他們却在遙遠的、陌生的世界中，可望而不可及。讀書至此，難禁錐心之痛！

這當然不是喜劇，但若要承認是悲戲却須要勇氣的，我們寧願相信，追尋的本身便是神聖莊嚴的，人生的許多苦難，畢竟是「人」才有的苦難，我們該爲苦難而歌頌，同時也爲作者書中的人物祝禱，這些與苦難同屬永恆的人。我們還要感激天下像作者一樣閱盡風霜猶帶慈心，並不着一絲恨意的人。